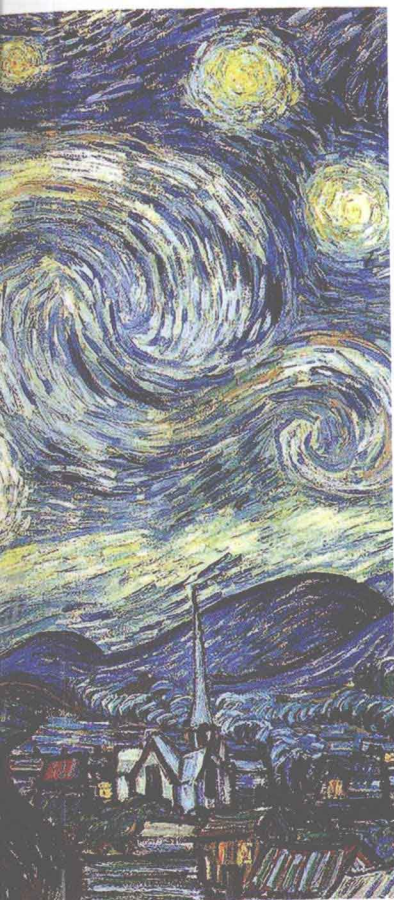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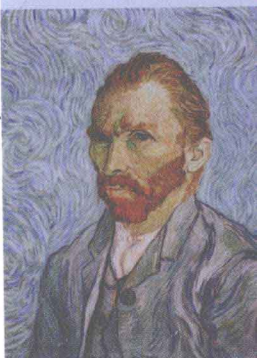
少年博雅文库



漫步艺术殿堂

凡·高

1888年



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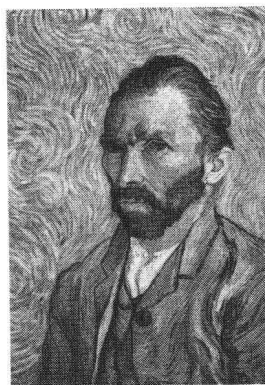
少年博雅文库

漫步艺术殿堂

凡高

1888年

徐本方 殷雄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1888年/徐本方,殷雄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1

(少年博雅文库·漫步艺术殿堂)

ISBN 978-7-5324-8128-6

I. 凡… II. ①徐… ②殷… III. 凡高. V. (1853~1890) — 生平事迹—少年读物 IV. K835.635.7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266号



凡高·1888年

徐本方 殷雄 著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马淑艳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 200052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75 字数: 91千字 插页: 4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8128-6/I·2987

定价: 11.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美丽的阿尔和疯狂的我 / 001

地中海的中心，成片的阳光铺洒在广阔的农田和一道道沟渠上。正是二月，春风似剪刀，雪虽说还没有融化，杏花已经在枝头含苞待放……

第二章 在终点之前一定有个起点 / 025

他和毕加索就是不同的天才。毕加索很小的时候“就和拉斐尔画得一样好了”。相比之下，凡高更像个卑微的天才，因为“逃避”，而形成了他自有的特色。

第三章 人生的转折 / 039

好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凡高是怎么从一个有望继承大笔财产的有希望的年轻人，经此一变而成为终身穷困潦倒的画家的。

第四章 这是一个“圣徒” / 053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安魂仪式上了。仪式正进行到一

半，凡登·布林克和德伦牧师忽然到来了。他们走进小屋，看见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病态明显、似曾相识的凡高，正在为死去的人们祈求永享安宁。他们被这一幕惊呆了，继而非常恼火。

第五章 信仰和人生的力量 / 073

父母已经老了，但是他们对凡高的爱一直都没变。他们尽量不提之前凡高的那些尴尬事情和穷困生活，他们每天烧好吃的菜肴来宽慰孩子的心。甚至他们问起凡高是否打算用绘画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来经营一生时，也没打算阻拦。

第六章 诗意中的狂热 / 101

人生是如此的矛盾——特别印证在善于以情绪表达来绘画的凡高身上——当痛苦达到高峰时，他的绘画也显现出异样的光彩。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平和幸福，却不能否认痛苦的力量是如此令人不可思议。

第七章 飞越疯人院 / 123

凡高在圣雷米医院期间处于艺术的巅峰和人生的地底——这两极同时存在于他的生命里，让我们想起米兰·昆德拉的话：“世界的两极无限地接近，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第一章 美丽的阿尔和疯狂的我



我打开自己的头颅
献给你真挚的欲望
金色麦田和你的黑色目光
却都如烟雾一样消亡
只有风，死死缠住
那被称为灵魂的东西
哦，不，我不能停下，我不能停下……

1. 在世界最明亮和温暖的地方

阿尔原本是一个应该让人身心愉悦的地方。地中海的中心,成片的阳光铺洒在广阔的农田和一道道沟渠上。正是二月,春风似剪刀,雪虽说还没有融化,杏花已经在枝头含苞待放……

文森特·凡高踏上阿尔土地的瞬间,就被这大地回春时节的阿尔所震慑。万物蓄势待发,他的心灵立刻接受了这热烈阳光和料峭空气中美丽小城的诱引,这不是外在的一片风景,这好像是他内心的故乡。

这时凡高碰到了来自巴黎的记者,他正准备逃回巴黎。

“阿尔是世界上最疯狂的地方,”记者说,“据我的调查,这里几百个精神病患者,到36岁左右,就会大发作,做出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你指什么暴行?”凡高问。

“谋杀,纵火,强奸……这不是一个适合正常人居住

的地方！”

凡高笑笑，置若罔闻。他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眼前的美景让过去的一切黯然失色。他在巴黎经历的一切：印象派，修拉，塞尚，劳特雷克；流产的公社计划，那一个个他参与其中的讨论，争辩；人际关系；金钱……在阿尔的阳光里消融殆尽。这里只有凡高，只有他自己。阿尔就是凡高的内心——尽管那个记者已经提醒他，要小心阿尔阳光背后的“疯狂”——很多年后，我们会把这一段插曲当做命运的暗示，阳光，美景，自我，疯狂……这一系列字眼是怎么密不可分地构成了他的命运。

在阿尔人的眼里，凡高是一个奇怪的人。每天的晨曦还没有催醒人们的美梦，那个异乡客就背着画架和绘画材料出门了。选一个地方，开始涂抹，就这么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饭，直接上床睡觉。他出门时，目光是期待而炽热的，仿佛那还没来得及绕过地球一圈普照大地的阳光已经在他眼中出现了。等他回家，整个人却像个煮熟的火鸡，双眼就像火山口一样，喷发后留有余热，却带着疲惫。他夹着油油的画布，自己对自己打着含义不明的手势。

“红发疯子！”他们这么称呼他。

没有人同他说话。他孤独地站在风景里画着风景。不，那应该说是“风的色彩”。因为在阿尔，凡高感觉到了还有比阳光更有力量的东西——风。他不得不把画架绑在木桩上，强烈的西北风刮得他鼻青脸肿，让他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没有一个画家会想象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作画——绘画原本是一件安静的事情，美丽风光尽染布上。但凡高却像狂风里的一个水手，作画要使劲维系着

他的“船帆”——画框。

结果，在他的画中，美景和癫狂的风糅在一起了。狂放的笔触，述说着一种更为执著热烈的精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力量，既是风的力量，也是对抗风的力量。凡高本人则自嘲说：“他们肯定以为我是喝醉了才画的画。”

看到那样的画，使人相信，明亮温暖的阿尔，绝不是让凡高修身养性的地方，而是纠结着热烈的情感斗争、使他在赤子之心和疯狂边缘徘徊的地狱与天堂的结合体。

此刻凡高找到了自己作画的方式。那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绘画，不是在海牙，不是在巴黎，那个弱小的，请求莫威指点他绘画，看可恶的评论家脸色，在一群自身难保的印象派画家群里折腾来折腾去的人物。是的，他找到了自我，阿尔的一切都像是他精神的某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变成了油画布上的色彩和线条。

一天他找到了一片果园。一条栅栏围住的丁香花园里，蓝色天空背景映衬着两棵深红色桃树。凡高把它画在了油布上。在画中，一切都像梦里的花园，花香随风缠绕着树木，从点彩派借鉴来的笔触用凡高自己粗糙但强劲的方式表达着一种非现实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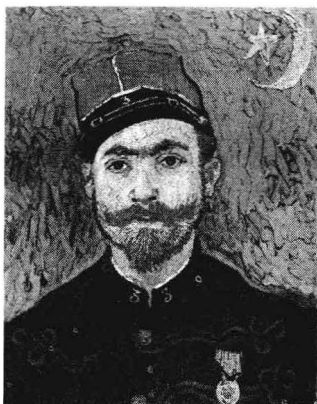
“啊，这大概是我最好的一幅油画了！”他如此赞叹。

当天回到旅店，凡高收到一封来自海牙的信。“安东·莫威先生在海牙逝世。”

莫威！凡高的表哥，海牙画家，文森特·凡高水彩画的教授老师，曾热情地接纳了他又失望地抛弃了他的莫威表哥！凡高马上在那幅油画上写下“纪念莫威——文



《邮递员罗林》



《曾经的法国中尉米勒》

森特和提奥”，然后把画寄往莫威的家。

凡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

“啊，绝不以为故去的人永远逝去

只要人类永在

故去的人永远活着，永远活着。”

阿尔就这么给予了凡高新的人生和世界观念。他开始大量使用黄色，从柠檬黄到橙黄，从阳光到向日葵，色彩的感觉就这么活了起来。凡高说：“除非使用色彩，否则不能传达沉默无言的观念。”于是，他的“观念”便在粗野的笔触和猛烈的色彩中弹眼落睛地表达了出来。凡高是充实的，他热情地和自然拥抱。这个自然已经是他凡高本人的自然，而非任何其他人的。所以他在那油画布上可以恣意妄为。这是一种燃烧着的色彩，阿尔明亮的阳光和折磨人的西北风全变成了他画中的燃料。

这是一个彻底忘我的世界，凡高可以不和人交谈，可以没有家庭、子女、工作，一个人在田野间享受这样的孤独。在三个月时间里，他创作了两百多幅画。

夏季很快到来了。酷热使凡高暂时改变了作画的对象——他画起了人物。但在阿尔，人们都认为他画得难看，并不愿意被他雇作模特儿。凡高在阿尔只有两个朋友：邮递员罗林和曾经的法国中尉米勒。

罗林有着温和慈祥的眼睛，有这样眼睛的人

才能包容爱护凡高这个阳光的赤子。他还有弯曲夸张的胡子，在凡高的描述中，罗林是这样的：“他的头部像苏格拉底，几乎没有鼻子，头顶已经秃光了，小小的灰眼球，圆润的面颊，大把灰白的胡须，一对大耳朵……”罗林有四个孩子，当了二十五年邮递员，靠每月一百五十法郎养家，心地单纯善良。

“罗林，我帮你画肖像吧，其他人都不愿意被我画。”

“我很荣幸这么做，可是我是一个很难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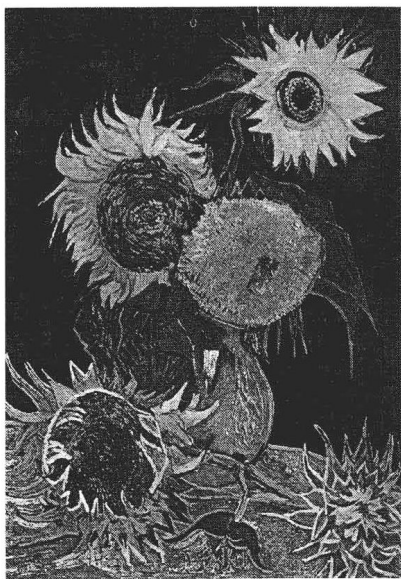
“罗林，上帝都喜欢你的相貌！”

“那好，那晚上你来我家吃晚饭吧，我们全家都欢迎你。”

在那段时期，凡高画了六幅罗林的肖像。在其中一幅画中，罗林穿着藏青色的邮递员制服，棕黄色的胡须和制服形成对比，使整个人物体现着善良的性格。

“尽管就我的年龄而言，罗林还不足以做我的父亲，可是他对我默默地关爱，使我感到既严肃又慈爱，他对我就像一个老兵在关照一个新兵。”凡高这么评价罗林。事实上，在那幅画上，罗林就是这么被体现的。

在阿尔，热爱阳光、热爱向日葵的凡高创作了不朽的《向日葵》连作。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准备在我的画室里装饰六幅向日葵作品。这些装饰画从最浅的浅黄到最浓的蓝色，以各种青色为背景，好像有一种新鲜的银白色的黄在闪



《向日葵》



《阿尔夜间的露天咖啡座》



《阿尔马丁广场的夜间咖啡馆》

耀。在周围轮廓线上再涂上橙黄色，宛如哥特式寺院那般庄严肃穆。”

可是夏季的阳光有点酷热过头了，这使得凡高不得不调整他的作画时间。他渐渐从夜伏昼出，变成了昼伏夜出。他喜欢上了阿尔的咖啡馆和夜色。于是，阿尔的人们看见那个举止经常让人看不懂的红发疯子，开始整晚在大街上画画，而白天则呼呼大睡，不知今夕何夕。

这个期间，凡高创作了阿尔夜间咖啡馆的油画。在他的油画里，阿尔人比他还要疯狂，乃至会走向犯罪和堕落。他用红色和草绿色描绘咖啡馆内景，咖啡馆里无赖们的形象和色彩产生强烈的对比。他要告诉看画的人们，咖啡馆是个能毁掉一个人的地方。

在咖啡馆毁灭其他人之前，凡高自己差点先被毁灭了。他频繁出入酒吧、咖啡馆和妓院，他那种热爱阳光和自然的秉性在变换了环境后变成了对沉迷放纵的批评和接受（是不是有点矛盾）。他看到了阿尔世界的另一面，面对自然他依旧是个赤子，可面对晚上的苦艾酒，他就借助它忘记自己的贫穷，借助它释放自己的孤独。

但是他没有忘记画画，他只是画起阿尔世界的另一面。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可

真是阿尔之子，因为阳光和灿烂他们很像，疯狂和堕落他们也很像。当太阳转到地球另一面之时，凡高醒来，去和阿尔的黑暗世界接触，去画下人间的别处。再尝几杯苦艾酒，把这一切都忘记。

旅店老板没有同情这个贫穷的画家，他提高了旅店的房价，存放油画的房间还要收“日间寄存费”。这使凡高下决心去找一个永久的住所。在罗林的帮助下，他们在拉马丁广场附近看见了一座黄色的房子，贴着待租的广告。他们仔细查看了房子，凡高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房子太大了，他租不起那么多房。但罗林提醒他，可以不必租整套，而只租用其中的几间。

罗林给房东写了信，房东来了，问凡高是否愿意起租六个月。

“我想是的。”

“那好，月租十五法郎。什么时候搬进来？”

“今天，马上！”凡高兴奋极了，这个价钱只是那旅店房价的三分之一！

凡高为他的黄房子画了一幅油画，使得这幢默默无闻的房子名闻天下。“房子给我带来了安逸感，从现在起，我感到我正在为未来而工作！”

他如此信心满满。



凡高租住的黄房子

2. 恼人的高更

住进黄房子后不久，凡高收到了他的朋友高更的来信。高更，这个伟大的画家，当时正被困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一个咖啡馆里，生着重病，口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

“我陷入困境，无力自拔，因为付不起账，店老板扣留了我所有的画，”高更的信里，连发脾气精神都没有了，“在各种折磨人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缺钱用更让人恼火的了。然而我觉得自己命里注定得一辈子受穷。”

一个“拯救高更”的计划开展起来了。在凡高的眼里，高更是他最好的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却躺在一个简陋的破半岛上等待死去！这激发了凡高对当下艺术界生存现状的不满。那些天才们，贫病交加，命运如此不济，老天对他们可实在是不公平。

可是，凡高的现状，自身难保，他怎么有力气再去帮助高更？凡高时而站着，时而在屋子里徘徊，忽然，他看

着自己的黄屋子，醒悟过来：这个房子很大，容纳两个人绰绰有余。他们甚至可以有各自的画室和卧室，自己做饭，自己研磨颜料，省吃俭用，每月150法郎的生活费应该够用了。

而且，凡高更激发了一个和高更组成联合画室的幻想。

凡高马上提笔给弟弟提奥写信，希望高更能到阿尔来。他要求提奥能帮高更卖掉点东西还债。提奥愿意每月增加50法郎作为对高更油画的酬金，但是旅费，提奥和高更都力不能及。就这样，直到1888年10月，高更在提奥的帮助下，渐渐摆脱了困境。

10月24日，保尔·高更出现在了阿尔。

高更于黎明之前抵达，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等待天亮。咖啡馆老板看看他，说：“我看过你寄给凡高先生的那幅自画像，我认识你。”

凡高于是被叫醒，两个人开心地见了面。不过，再过一个月，他们就不会这么高兴了。

事实上，所有描述凡高与高更之间关系的材料都体现了这样的事实：无论从志趣上，从绘画风格上，从性格上，都将注定他们在一起会酿成悲剧，尽管他们全都是史上最出色的绘画天才。

首先，高更一开始对于和凡高组建联合画室并非十分热心，而这却是凡高最热衷的事业。当然，高更需要凡高两兄弟的帮助，帮他摆脱疾病和贫穷的困境。他也很认真地考虑了凡高的提议，并表示同意。但他本质上更喜欢困住了他的布列塔尼半岛。他曾说：“我喜爱布列塔



高更

尼，它有狂野和原始的气息。当我的木屐敲在花岗石地上时，我听到想在绘画上表达的沉滞、哑然而强有力的音调。”

作为一名画家，显然布列塔尼比阿尔更适合高更。在那边，他有非常丰富的题材可画。那边的风光、人物、宗教习俗，就像阿尔吸引凡高一般，吸引着崇尚自然本性的高更。所以，尽管高更向凡高寄出了那封可怜的求援信，而事实上他以疾病为名义拖了好几个月才动身前往阿尔。

有关高更最终前往阿尔的动机莫衷一是。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提到凡高的邀请，并为此感到骄傲。但对于凡高一封封热情的信件，他的回信缓慢得近乎懈怠。而此时，凡高的等待已经不耐烦到近乎愤怒的地步了。

凡高的动机是组成一个在阿尔的“南方画室”。在他向高更提及此设想的信中，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可以找到另一个有意前来南方工作的画家，他和我一样，完全专注于绘画，甘心生活得像个僧侣，每两周上妓院一次，其余时间都忙于工作，而且不愿意浪费他的时间，这对他可能是个好差事。”

随后，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多次抱怨高更至今没有动身。后来，又演变为一种撒气般的言词：“我们不需要他”，“别以为单独作画会困扰我”。然而，他内心对于高更到来的强烈希望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整颗心，都放在高更身上。”

而高更对阿尔之行并不抱有同等的热心。去阿尔只